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六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五十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五十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讀星洲上書記書後

檀山旅客

嗚呼我大清可謂無臣焉矣嗚呼我大清可謂猶有民焉矣戊戌之變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易位滿朝內外臣工曾無一人爲韓琦曾無一人爲徐敬業養奸縱賊卒至有去臘建儲廢立之事廢立僞詔下海內外士民激昂奮發以死力爭電奏墨摺飛函傳檄絡繹不絕義聲振天地奸賊震恐惶懼乃暫戢逆謀今年之不改元饗慶而猶得爲光緒二十六年者皆全國士民之力也士民愛　皇愛國之心蓄之既久然未有導而行之者故忠愛無自表見焉導而行之實自星洲始閩士邱菽園孝廉今世大仁俠之人也自去歲六月始聯合同志電達總署恭請　皇上聖安並懇乞歸政電既上而星洲及附近各埠欲與名紛紛不絕遂乃補書墨摺並列銜名凡與於是役者千餘人既而英屬加拿大之域多利溫哥華鹹水埠繼之既而日本之橫濱神戶繼之既而美屬之舊金山舍路華盛頓砵崙順氣糞拿岦瑟地等埠繼之既而南洋吉郎檳榔嶼各埠繼之既而檀香山等埠繼之既而秘魯巴拿馬等埠繼之既而澳洲新金山等埠繼之既而暹羅越南等埠繼之既而風流所播及於內地上海一埠官紳有電士商有電耶蘇教民有電工人有電尋至各省流寓之人有電紛紛繼之既而

湖北紳民繼之。廣西紳民繼之。江西紳民繼之。浙江紳民繼之。貴州紳民繼之。而星洲諸義士。又且於存亡危急之際。同時發三電奏。一直達總署。一由倫敦英政府轉達。一由北京英公使轉達。義聲所播。六種震動。計自去年十二月廿四以後。十日之中。聯名抗電力爭者。曾見數十起。人數殆數十萬。而孰意星洲一二人斷斷之孤忠。其感召之速且大。固有若斯者乎。天非不可補。特患無女媧。海非不可塡。特患無精衞。彼以天下事爲無可爲而自諉於力薄者。則盍觀於星洲諸君子矣。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以二三區區下士之心力。乃至勞堂堂政府。派一赫赫重臣。銜商務大臣之命。冀欲曉諭而解散之。彼輩之策。誠可笑可憐。然固已重星洲於天下矣。雖然。星洲諸君子豈有他謬巧哉。亦曰知責任。行責任而已。一國之事。一國人當共肩其責任。而放棄其責任之人。既居十之八九。或不知之。或知之而不行之。於是所謂仁人君子者。又不能不代彼昏而肩其責任。於是乎仁人君子之責任。日益以重。日益以艱。既重且艱。既知且行。難乎其爲仁人君子矣。雖然。烈風勁草。歲寒松柏。非極難又安足以見仁人君子。今者賊臣之逆謀。不過暫息而已。鷹化爲鳩。識者猶惡其眼。況其未嘗稍化者耶。彼輩篡弑之心。未嘗一日忘。而我　聖主關係四千年文明絕續四百兆種

族興亡之金軀日懸於彼輩之掌握中聖賊不兩立安危不容髮後此之禍正未知所終極而仁人君子之責任今日正立於貸無可貸待無可待之時豈得以一書畢乃事耶豈得以一書畢乃事耶吾竊意星洲諸君子既有以倡之於前必復有以倡之於後星洲上書一記不過如風之起於蘋末如雲之出於膚寸而已天下仁人君子皆翹首跂足以望星洲星洲乎星洲乎我四百兆同胞之雲霓哉遂識數語於卷末以諗海內外人之讀星洲上書記者。

讀補天錄書後

檀山旅客

補天錄者旅居上海之日本人所輯乃專記廢立之事而搜載各報忠憤之言彙爲成書者也。其書凡爲五卷。第一諭旨。第二上海華字各報論說。第三中外各報新聞電報。第四譯西字報論說。第五雜文書啓傳單詩也。計此書之輯。自去年十二月廿四日下偽詔之日起。至今年元旦日書成。名之曰初刻。其時日不過一禮拜之久耳。其所搜輯不過專據上海一隅之報館耳。然已褎然成帙。印裝三大本。頃從上海友人寄到一部。披閱之下。覺其字字皆斧鉞。語語皆血淚。蓋皆發於忠君愛國之誠心。不畏強禦。不顧利害死生。然後有此言也。而尤

可異者書中所錄非一人之言非一報館之論非一省一埠之事立論者各不相謀而何以異口同聲舌誅筆伐眷戀 皇上皆如赤子之戀慈母指斥奸賊皆如鷹鸇之逐鳥雀豈非以我 聖皇之用心實使人感泣不能忘而逆賊之舉動實爲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同憤耶上海各報館如此其餘天津香港漢口廣州福州横濱星架坡之報館其主持淸議其詞嚴義正者更何可勝道然此不過單就報館言之耳其憂時感憤之士獨居深念愴懷君國而其文字不表見於當世者何可勝道其草澤豪傑不忍君國之難智深勇沉磨厲以須者又何可勝道即此一事可見中國人心之未死可見中國人非無愛國心可見中國民權之非不可興可見中國維新之機終未至於盡絕嗚呼吾中國之遇此事其亦可悲矣吾中國之有此書其亦可以稍慰矣顧吾獨怪乎號稱搢紳者流昧盡天良甘心從逆遇忠憤之士爲 皇上抱不平者則從而指斥之曰此康黨所煽惑也與言及 皇上之難則曰此康梁所造謠言其實皆子虛烏有之談也吾不知彼康梁者有何力量乃能使全國之報國皆異口同聲作與彼同一樣之言語不甯惟是乃至能使歐洲美洲日本之報館皆異口同聲作與彼同一樣之言語康梁而有此力量也則是以一手掩盡天下目其誣詞能悉欺天下人而

人莫或覺之非有涵天盖地旋乾轉坤之才幹不能也然吾竊料康粱之無此力量也康粱既無此力量則中外各報館之議論從何而來每亦曰公議而已良心而已彼衣冠而禽獸者豈不知　皇上之寃豈不知國運之危無奈上之顧其頭銜下之顧其飯碗不能不捨棄公議昧盡良心乃甘心冒天下之不韙而作此口不對心之言云爾口不對心者謂之心死心死之人復何責焉復何責焉

論中國宜急求自强之道

檀山旅客

今中國之危極矣列强環伺紛至沓來閉關拒客固不能行而其號稱通達識時務者競相籌策務爲開通之論以爲居今之世有如列國相卒揣摩時局抵掌而談縱横捭闔之術或欲聯俄法以拒英或欲聯英美以拒俄此短彼長各執一是廟堂之上百僚之間亦各主其說而英黨俄黨之名目亦由此而出有心人所爲太息不已而歎中國之幾幾乎不復能國也夫中國非所謂神州沃壤數千年來相傳之自主國哉國於天地必有以立今乃不求所以自立而惟汲汲然以聯人自助爲事得毋有負此自主之名稱乎譬之於人百骸具備知識無關莫不思所以自立所謂英雄决不因人因人者必碌碌者也爲國之道亦何獨不

然況中國即竭力聯之而列强或并不受也何則列强之間其聯盟者亦多矣然而數之必其國財賦兵力不相上下其利害關係又復相等一旦有事於財賦兵力兩國可以互相援助然後從而聯之以期彼此均受其益今之中國何如乎積弱之餘政治已敝紀綱悉弛而其財賦之困乏兵力之頹惰甲午以後請見勢絀早爲地球各國之所共見共聞較之俄法英美相去不啻天淵即無論其爲聯俄法以拒英爲聯英美以拒俄中國有事彼俄法英美固足以爲之援助假令俄法英美已國有事則爲中國者財賦兵力果將何以爲之援助乎夫既一無可爲之援助者而顧徒欲聯人以自立於中國計誠得矣而於俄法英美無論何國受中國之聯且不啻爲該國驟增一累於該國無絲毫裨補也雖以至愚之人尚不爲此而謂彼列强者審時度勢明於處已工於圖人非百利而無一害之事不爲者而肯爲此乎然而中國人之言聯盟者吾知之矣彼其心亦自知中國財政兵力之不足而猶言聯他國者固以爲既聯之後即可受其國之保護財賦兵力皆可以補中國之不足而於聯字之義初未暇審於財賦兵力互相援助之事亦未計及故其言聯他國者於聯之之道不過聯某國者即於某國之人異常恭敬於某國之事善爲辦理其利益惟某國之是許其命令惟某

國之是聽以冀博某國之歡心他日緩急足以倚恃云耳誠如是也謂之爲仗人財力求人保護斯可耳而乃靦然以聯自命亦何不量之甚哉昔者滕以五十里之地孟子勸以行仁政謂猶可以爲善國今中國統千數百州縣之版圖撫有四萬萬之人民竟以自主之大國而顧不自振拔委委靡靡低首下心甘居籬下仰他人之鼻息藉求保護使人視之幾至下儕於藩屬之國不亦哀哉又況列强之心不同如面其間正復叵測中國而强則仇讐皆爲輯睦中國而弱則同舟且動戈矛今既財力皆不足以聯之而欲虛名籠絡得其實用無論列强之不應即有應者亦恐其從而生心貌爲心腹行其詭謀而蝕削中國貽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之譏中國仍不免於危亡也則何如及時警省保救　聖主發憤維新急求自立之道他日者國勢復盛底於富强雖不必聯他國足以自立則彼列强者方將爭聯中國之不遑矣不此之圖徒汲汲於今日無當也當局者其念之哉當局者其念之哉

今日中國之事、頃刻萬變、此數作已在一二月前、故所論亦一二月前事、因由檀山郵傳、既費時日、寄到後又非即能坿印、于時事似未能按切者、雖然、亦何非謀國者應有之義乎　本館識

時論譯錄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接前册）

日本曾我祐準

更環視俄羅斯。則其所日夜汲汲從事者。不外擴張版圖而已。西伯利亞鐵道落成而後。其於東洋加多少之勢力。固無論矣。然所謂西伯利亞鐵道。果能充足其兵力而使世人吐舌破膽乎。固未可必也。自人觀之。則謂其工事不完全。自吾人觀之。即使西伯利亞與東淸鐵道一旦竣工。於東洋之勢力。雖能加足。然由此鐵道。輸送大兵。長驅而下。則未易可信之矣。夫兵不可一日無糧。俄國近來財政告乏。從斯而往。其能驟使國庫充盈。足以供給莫大之軍隊而不竭耶。世之識者至此不能無疑焉。又如彼爲蘇里鐵道。及東淸鐵道。皆以重貲注射於朔北無人之野。所得果可償所失乎。中國都城以偏在北京。故俄人得易接近。雖然、中國之所以貴。不在都城而在國民之富。故政治中心在北京。而富力中心則在長江沿岸各省也。然則自歐洲至中國之鐵道。能收實利者。決不在西伯利亞鐵道。而在英國擬築之由小亞細亞進雲貴之鐵道矣。列國之分割中國。不取名而取實。保全境土而吸收膏脂。其術蓋亦神矣。



美國則將建國以來之遺範。棄如敝屣。檀香山非律賓。既已入其領內。而北美之墨西哥。南美之秘魯。及智利、巴西、諸國。其國祚能永與否。固未可知也。又尼家拉卦運河。近合衆國欲盡力開通。使該河既通。漸次擴張其海軍。爭海權於太平洋上。樹立其勢力於東亞天地間。則其膨脹力豈有涯哉。況其膨脹力與俄之侵畧力絕殊。蓋一爲政府之力。一爲國民之力。國民之力。溢於內不能不波及於外。其根柢之鞏固。絕非尋常所可擬議也。

要之列國爭競之形勢。二十世紀與前世紀殆無大異。而激烈則倍之。雖然、今必無如前此之妄動干戈。唯以商工業增進國力。爲之整頓陸海之交通。使萬國於平和之中賽其國力。優者自優。劣者自劣。不必由兵力之大小而決也。如僅偏重兵備。終至涸竭國力。民生憔悴。困苦異常而後已。意大利之敝轍。可爲殷鑑。故觀列國形勢。不可僅覘其軍備。當考察其國力膨脹及生產機關也。雖然、未來之事。變幻無端。不能以人智逆揣。此不過憑現象以畧推將來。其當否自未可據爲鐵案者也。（完）

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

日本木村浩吉

軍備者。不但內以鎮亂。外以禦侮。且可以宣揚國家之威信。伸張國家之權利。是有國者所不可一旦弛怠者也。縱觀五洲各國。莫不陽唱平和。陰欲乘隙而動。虎視眈眈。其由來尙矣。無論開化國民。素奉博愛仁慈之旨者。皆舉其所有。以供擴張軍備之用。或努力於商。或努力於工。或努力于農。或努力於發闡新理新器。要皆不出於爲戰爭之用。是由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人類之稍靈者。皆已深入其腦中耳。十九世紀人民發達之速。或謂此即其最大主因。豈不然哉。

生存競爭之道。莫善於全國家之自存自主。此各國國民之所深知。而各開化國之軍備。其精神與器質並足而進。卓越等倫者。亦以斯故耳。然軍備之發達。能破壞人類之生命財產。其力最劇而烈。故戰爭亦爲各國所忌而深怖者。是以近來弭戰之議。轟於宇宙。雖然、列國對峙目的。在利益不在仁慈。維持利益。伸張威權。非兵力不足爲功。故列國生存爭競之風既烈。則軍備亦不得不隨之改良而擴充之焉。此十九世紀世界海軍之進步。所以出人意想之外也。

十九世紀之初。拿破侖席捲全歐之際。英國海軍名將乃利孫出而抗之。雖以拿破侖

之英武。終不使犯英國一步。當時英國更連破丁抹、荷蘭、西班牙、諸海軍國之海軍。奪其海權。於是領土遂偏拓於海外矣。顧昔日之日本。其時俄艦寇北海道。英美商艦。頻乞通市。林子平出而著海防策。陳海防之急務。白河公築砲臺於豆相。伊能忠敬出而測經緯度。歷十八寒暑而製成日本地圖。於是朝野之間。始悟海防爲莫大重務焉。

抑海軍之張弛。關係于海國之盛衰。故海軍鉅細武器。出一新奇之製。或發明改良之方者。皆膺重賞而獲高譽。於是竭精搆思。幻製奇想之士。接踵而出。而人世種種之經營。亦因之以爲轉移之關鍵云。

自滑脫發瀛機之理而後。世界局面。遂迴異從前。雖然、當時船舶尙皆藉帆以駛行。迨至千八百一十四年。始造外輪軍艦於美國。英國女皇即位之頃。(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其時戰艦亦皆帆船。然則乃利孫、託拿發家爾之海戰時。(一千八百〇五年)可稱爲帆艦全盛之時代矣。其一等戰艦。可載大砲百門至百二十門。其小艦可載十門。當時英國此等軍艦。大小共四百三十二隻。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計英軍艦之總噸數。實

過五十噸云。

英女皇即位之後。未幾而滊機軍艦出焉。其最始之創製者。爲「伯耳露勃」號。然僅能載砲四十六門。六百五十四馬力之外輪軍艦而已。其後之馬力。逐日增加。未幾而暗輪（螺旋）之製出。可於水下鼓浪駛行。於是各國軍艦。爭求新式。而舊製殆棄若敝屣矣。千八百五十四年苦里米亞之役。皆用滊機艦隊。如英之軍艦。有七百四之馬力。載砲百二十門云。滊機砲艦。亦出是時焉。自斯而後。所謂帆艦者殆無用之於戰爭矣。

先是綿火藥「臺拿馬特」業已發明。尋美國於鐵製滑膛砲。復加以螺旋而發射椎實焉。當時歐美砲術之進步。不可謂不顯且著也。因榴彈破壞力最劇。非木艦所可禦。於是法國之鐵甲艦出。其時法國連造五隻。如其一「舵南」號。於千八百五十五年三月。自蒲勒斯軍港進水。鐵甲中之三隻。乃以禦黑海金巴瀧之砲擊者也。英人聞法艦既成。惶然失色。日夜憂其侵襲。於是急效其所製而制之。未幾是等戰艦。遂漸次充集。其時日本海軍亦畧有萌芽。購軍艦於外國。設製鐵所於長崎。派咸臨丸於美國。此其往迹也。

歐美諸國。知艦材用鐵之利。不僅得力於防禦。且使從來艱于得木之各國。一旦去難就易焉。又用鐵則有防水防彈之區分。故二層板之製出。而製造鋼鐵。遂漸臻容易矣。最初之裝甲板用鍛鐵。後用純鋼。次用鋼鐵合成板。尋用克盧姆鋼、白銅鋼等。今則用施哈北式堅硬法之鋼板。或用白銅鋼焉。要之法則昔疏而今精。昔簡而今備。形則昔脆而今堅。昔厚而今薄也。（未完）

中國鐵道述（接前冊） 譯東邦協會報

德國公使當時以欲築鐵道於山東。非與日本協商不可為辭。雖然、自上諭既下。美英二國已於八月募集公債五百五十萬磅。而鐵路公司之形成矣。於是德國亦欲遽設公司承辦該線。英德二國。遂在北京紛爭辯論。終至以德人資本。修築自天津達山東省界之線。以英人資本修築自山東省界達鎮江之線。

盛宣懷張之洞等。當時以為蘆漢鐵道。將來之收益。必萬不如津鎮一線。蘆漢一線必被其所壓倒。故不免極力抗議。然當時既經批准。亦無可如何。遂即得聽命於英德協商之下。于是於光緒二十五年五月。擬定該鐵道公債契約。

里數　六百三十五英里（約二千里有奇）
公債額　七百四十萬磅
利率　四分五厘
竣工期　五年
公債償還期限　十五年
該鐵道公司理事員五名。中國人居其三。英德各一人。此揭載在於約中者也。
蘆漢鐵道敷設權。比利時合股公司得之。（實即俄國）最終條約定於光緒二十三年六月。該線長約七百英里。自兩端既興工。至後年始可以全竣。工費總計五千萬兩。其千三百萬兩。出自北京政府。其三千七百萬兩。出自比利時合股公司。二國合同條約。初訂於武昌。繼訂於上海。次俄國假口於比利時合股公司。而倡出無理之難題。破壞貸欵之約。雖然、當時政府。以如斯鉅大之款。無地可籌。畢竟於光緒二十四年。改訂其合同條約於上海焉。斯時爲北京之代表者即盛宣懷。爲比利時合股公司之代表者即猶伯爾是也。

爾來該線工事。漸臻繁劇。而其實則一切盡歸中俄銀行經營。東方均勢上。顯呈莫大之阻礙。此列國所旦夕不遑寧處者也。支那中央重鎭之漢口。遂爲俄西伯利亞鐵道之最終點。江北一帶。均入其轄下。俄國陰謀。誠令人不可思議矣。

所謂鑛山鐵道。握其敷設權者。乃英意合同公司。而以有限責任北京合股公司名之。該線自山西太原府起。達陝西西安府。又自其中央分歧而橫斷河南。逕達湖北襄陽。而與蘆漢線相連絡焉。

關內外鐵道總局。督辦雖係許景澄爲之。然實則屬英國管轄。該鐵道其初爲中國鐵路公司之延長線。而英俄所必爭之要着也。自是之先。李鴻章任北洋大臣時。適値西后萬壽。遂盡將其豫備款。爲其祝壽費。於是興工計畫。一時中輟。其後自匯豐銀行借款二百萬磅。以補充其缺額。此事若成。則管理斯擧之權。必自英人握之。是乃俄國經營上爭死活之要點也。俄嘗思自英人之手奪回。向北京政府抗論爭之。然終不能復得。

上海南京間鐵道。英國合股公司。與鐵路總辦。先私結條約。後乃有上諭之確允。其

後復求延長線。終得利權如左。

一上海江甯線可由鎭江延長至襄陽

一杭州蘇州線可延長至甯波

由是觀之。英國合股公司。得北京政府所與之權利。較之比利時。亦不稍讓一步。承接芦漢鐵道。自漢鎭而達廣東省城者爲漢粤鐵路。工費約計四百萬磅。稱爲漢粤鐵路公司云。

九龍廣東間鐵道。承築之者。怡和洋行是也。該線自香港對岸九龍（英新領地）起。至東而連絡粤漢鐵道。遠逼滿州線。位於東亞之南端。不可不謂重要矣。

滇緬鐵道。以巴莫爲終點。巴莫境上之一市。爲滇緬交通之孔道。然其境上有尖高山、瓦崙山、叢樹山、孟哥山等。蜂巒重疊。雄峙其間。高者八千尺。低者二百丈。復有潞河瀾滄江以横斷之。欲於其間築修鐵道。甚是困難。雖然、英以通緬甸南清爲急務。萬阻千難。亦所不憚。況且欲開闢巴蜀之後門。則捨此並無別路。故英之技師探險家。所以冒萬險而探査之也。

英國自緬甸延長鐵道線至雲南。至此分支線爲三。一即自雲南經楚雄赴四川而達巴蜀。一自雲南出臨安自廣東達香港。自廣東更分一線踰循山嶺而向漢口。由漢口復分一線而達滬云。

聞緬、滇、粤、間之鐵道。英用以遮斷法國之北進者。是或然矣。總之對俄與法政策。有莫大之關係也。况揚子江爲英國權利範圍中之物。必不能不保護之耳。

與英之緬滇鐵道相遙峙者。法之龍州雲南間鐵道是也。其目的在謀鞏固東京。擴張商務於中國內地。而工程較英之緬滇鐵道爲易云。

又北海南寧間之鐵道。亦法國所承辦。北海爲東京灣之一良灣。南寧西江附近地也。

中國近事

義和團滋事三誌

五月二十九日上海電云、劉坤一命碇泊上海之北洋艦隊往江陰。以豫防當地云。又云劉坤一送其家眷歸湖南。在南京之人民知之。皆抱不安之念。又云据芝罘廿八日電云、於禮拜日(即廿八日)夕間。有亨巴火船到着。搭載避難者三十名。乃由北戴河經大沽而來芝罘者也。其避難者之中。堅打氏、(中國鐵道所雇英國技師)獵結朱氏、把遜大佐、同夫人等亦在焉。又云守備隊既去北戴河。故現時此地並無保護兵留存云。又云英國由印度發遣兵隊往中國。騎兵五百名。步兵八千一百四十名。砲兵九百六十名。築壘兵四百九十五名。又云英國羅渣利柯艦行抵本港。据其所報稱云。軍機大臣剛毅爲欽差大臣。已行抵南京云云。但此報不知確否。又云有上諭責命聶士成恢復大沽諸砲臺。又云据上海之日本領事小田切所說。謂來南京之欽差大臣。非剛毅。乃李秉衡也。又芝罘電云、俄兵一千向天津進發。又云第二次之日本陸軍。及軍艦秋津洲。驅逐艇叢雲、隼。已行抵大沽。又云距天津二里之地。當俄兵激戰之中。忽有日

本陸戰隊前進。略取一砲臺云。又漢口公電云、張之洞告駐漢口之英、日、美、各國領事云。北方之騷擾益劇。將來南方不能保其不生意外之變。雖然、吾等總督及巡撫當嚴守前時各督撫聯爲一氣保全疆土之詔語也。張氏今後之宗旨。當竭力保護外人。不拘北方之紛亂局勢變動如何。唯於其管地內勉力鎮定云。又倫敦電報云、英國再增加陸兵往中國。共有師團二箇。騎兵一聯隊。道路工兵一隊。築壘工兵三中隊。野砲一隊。另有步兵二大隊。以保護交通鐵道線。

三十日上海電報云、列國聯合救援軍救援天津之後。於二十八日已向天津進發。又云目下在大沽天津附近之聯合軍。約有一萬人。以日本爲最多。又云天津之戰。外國救援軍之死傷者。俄國戰死四名。傷三十名。其餘死傷者極少。又云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兩江總督劉坤一二氏。共派遣委員往上海。與外國領事會商上海及揚子江之形勢。

六月初一日上海電云、天津大沽間之飛脚郵便已開通云。又云英國賒摩將軍報告云。本官達自天津以內八里之地。兵衆損害甚多。計戰死者六十二名。負傷者二百名。

及今後僅可支持二日而已云。至於駐京各國公使之凶吉。全未論及。又云天津之役。其實在死傷多少人。不甚明白。又云昨日各國領事已與盛宣懷等會見。盛宣懷等爲張之洞劉坤一代陳不與外國對敵之意思。只自保護揚子江而已。各國領事又告之曰。今之戰爭只在北方。而南方當仍守平和也。又云駐京各國公使。因五月二十三日。總理衙門命其於二十四点鐘內退去。故二十四日各國公使齊由北京出發云。又福州公電云、五月三十日。北京政府電命閩浙總督許應騤。即發送三千名兵隊。及巨額軍費云。

初二日上海電報云。五月十七日有上諭二道。其一云、速逮捕殺害日本書記生之人處罰。其二命宋慶馬玉昆逮捕拳匪之巨魁。其以下者則使之退散。又云据威海衞來電。現在之鐵道終點。祇不過在自天津八里之地。以外則盡被破壞云。又云濰縣之外國教堂被燒毀。其地之外國人逃來上海。又云据接芝罘電云、由北戴河來芝罘之中國鐵道所僱技師長堅打氏。引率技師若干名。今朝由芝罘出發往大沽。以修繕彼地之鐵道。又云自本日止。自大沽上陸軍隊。共一萬六千二百人。又云本日英國領

事館接電報云、英國賒摩將軍已歸天津。其死傷之數。計戰死者六十二名。負傷者三百十三名。前天津所報之死傷數。實過於誇大。又外國公使尚在北京云。又云据接芝罘來電、大沽天津經已交通。塘沽鐵道尚在運轉。又天津之役死傷甚少。日本人之死亡者僅一人。負傷者亦不過一人而已。其他無事。又濰縣現有匪徒蜂起之說。又云五月二十五日、窩拉少佐率海兵一百三十名。俄國陸兵四百四十名。由鐵道向天津北上。將至其地八里之處。其地之鐵道經已破壞。遂步行五里許。忽有中國之伏兵四出。被圍困於中。後勉戰方脫。海兵戰死者四名。負傷者七名。失加納砲一門及小銃若干。俄兵亦大受損害。後得援兵二千三百人。砲六門。及軍糧等相助。故再向前進擊。又云中國兵與聯合軍銃戰之間。俄國砲兵直占領天津武庫云。又云大沽前進之德國兵。於天津之南二里築壘。占領敵之陣營。又云山東巡撫袁世凱。附同列國之護衞兵。護保內地之外國傳教師。以保存與列國之友誼云。又云据上海日本領事小田切所接之報云、駐京各國公使皆無事云。又倫敦電報云、英國命發往中國之印度臨時兵。總數約一萬七千人。

初三日上海電云、据接初一日芝罘來電。言列國公使受退去北京之命。已取道退去矣。又云五月三十日列國公使退出北京。經保定府往天津。各有族劵。中國兵護衛其退去云。又云曩被雲南匪徒所刧之法國領事。經已釋放。中國兵護送出境。又云招商局之輪船。盡變更其船籍。改樹英美德等國之旗。又云芝罘上海間之電信。於初一晚六点鐘不通。後即回復。又云雖芝罘之電線復通。然不免甚遲緩。又云海軍大尉墨間氏管下之俄兵九百。及馬匹、貨車等。於去月廿九日。乘火車向天津往大沽出發。又云据歐洲新聞之通信員芬頓之報。美國水兵由天津若大沽。聯合攻擊隊。於五月二十七日午後一點鐘入天津租界。當時英美二國之兵先登。包圍天津。外兵損害之數雖不甚明。然救援隊之損害者。美國戰死三名。負傷二名。英國戰死一名。負傷一名。德國戰死十五名。內有一名是將校。負傷二十七名。俄國戰死十名。負傷三十六名。天津之婦人小兒。殆無一人被殺害云。又云美國戰鬥艦柯力旱(排水一萬二百八十八噸、一萬一千一百十一馬力、速力十六海里七、)方進航大沽時。不期於初二日午後兩點鐘時分。在芝罘附近燈臺之南三里。悞碰礁石。全被破損。死傷等未

詳。幸其時天時甚佳云。又西貢電報云、法國更增遣兵隊往中國。現在朱倫編成山砲兵二中隊。又云各國公使有中國兵護衛其出北京往山海關云。又云現有一萬外國兵由天津進北京。方在進行中。又日本佐世保電云、天津日本守備陸戰隊中大尉一名戰死。少尉一名士卒五名負傷。此死傷者不日由臺東丸載歸佐世保云。

初四日上海電報云、昨日有日本兵一千人。本日又有日本兵二千人。由芝罘上陸。又云接顯卑氏之報。謂山東濰縣已無事。然美國敎堂已全被燒毀。及此地南方之德國鑛夫等。現延望德國騎兵來援。又云祁州(在直隸省保定府之南)之傳敎師等。現脫逃走來芝罘。今尙在途中。又云山東靑州府匪徒掠奪甚肆。又云山東巡撫袁世凱告知濟南府之傳敎者曰。吾無力能保護爾等云云。又云芝罘殺害傳敎師四名。又云在山東平度之拳匪。現漸來芝罘。又云此地之婦人小兒多避往日本。俄國守護兵及日本義勇兵護衛之云。又云各國公使拒辭其退京之命云。又云四川省之情形甚危急。又云賒靡中將已歸天津。其兵隊之受損害者。死亡六十二名。負傷二百十三名。又云遼陽奉天諸敎堂已被燒毀。當地目下甚危急。市場貿易悉皆有停止之形勢。

初五日倫敦電報云、英國命由澳洲發遣海軍陸戰隊及陸兵二三千名往中國。又云駐京德國公使已被殺害。芝罘電云、据由北京達于德國艦隊旗艦之通信云。祗餘英德法三國公使館未燒毀。其餘各國之公使館悉付之一炬。故各國公使懇求英法德三國公使之援助甚切。又云据在天津嶋村大佐之報告。初一日午前七点鐘時分。俄兵占据天津東郊外機器局。兩軍對壘攻擊甚劇。自開戰來最大之戰爭云。戰至午後兩點鐘遂被俄兵占領。又云据在天津嶋村大佐之報告。當地之各國領事。各打電回本國政府。謂中國倘有加害各國公使之事。則列國盡將滿洲之皇陵發掘。以爲酬報。由各國政府先通知於中國政府云。又云賒摩路之部隊。於去月二十日在郞坊擊退董福祥來襲擊之軍。退至楊村。捨火車退往天津。於途次屢與直隷總督及聶士成之軍戰。三十日得援軍護衛入天津。軍隊死傷者約三百名。其中英兵之死傷者一百二十二名。德兵之死傷者七十名。俄兵之死傷者三十七名。美兵之死傷者二十八名。法兵之死傷者十一名。日本兵之死傷者五名。奥兵之死傷者二名。又云据初四日午前德國海軍司令長官之報告云、約一禮拜前。德國公使於北京赴政府。當在途中。被中國兵

擊之。負重傷遂卒。率中國兵者。乃中國之將官二名。所率約有兵三萬名。又云據初三日天津接到由北京赫德氏所發之報。駐京列國公使。除英德法三國公使館之外。其餘皆被破壞。列國公使皆逃在英公使館避難。列國外交官及傳教師等。受猛烈之銃所擊。目下事勢甚急。

初六日上海電報云、各總督多認端郡王爲正式有實權之皇帝。現光緒帝及西后並被端郡王所幽囚。又云天津已平復無事。有外國之聯合兵駐在當地。中國兵皆退去。其外國之聯合兵將附近之村落盡燒毀。又云中國中部及南部諸省之總督約同通告於上海之領事曰。不拘北京形勢如何。吾等當於省內保護各外人條約上之權利不怠。列國亦以爲今之戰鬥祗在北方。而南部一方則算居局外云。又云中國南部有聯邦之風說。以南京爲首府云。（此與各總督奉端郡王爲皇帝之說。似不相合。姑存其說。以俟後報。）又云希路布蘭德（俄國艦隊之司令官。亦有同名希路布蘭德者。此人大抵是鐵道技師。）及其同伴四名。在山東高密縣之鐵道工場。於初三夕被匪徒襲擊。歐人之受損害不少。俱遁往青島。兗州府之教堂亦被破壞。濟南之地方官求各傳教

師退去。以本月初六日爲止。又云湖廣總督張之洞極熱心於聯邦云。又云上海各領事館。及碇泊中江之各國軍艦。與市內諸商館。於本初六日皆擧半旗弔故德國公使。又云据初二日芝罘所發電報。中國兵再包圍天津。重開砲擊外國之租界地云。又云英國一等砲艦拔古味(七百五十噸、千二百馬力、速力十三海里。)昨日行抵上海。又云奉天之敎堂及病院已燒毀。土人虐殺其地之基督敎徒。傳敎師等遁來牛莊。又云美國之柯力干艦。前報其坐礁者。大概於日中赴旅順修繕。又云中國之總稅務司英人赫德。於五月廿九日尙安然無事。(前上海報有謂赫德已往上海。然据此報則似仍在北京。)芝罘電報云、李鴻章於六月初一日由香港起程。至吳淞乘招商局火船廣利北上入京。又云北京德國公使當往總理衙門時。途次遇殺害。列國公使館盡被燒毀。公使及館員避難於英國公使館內。中國兵及義和團匪圍繞之。欲總將外人盡殺戮。又云各國領事皆在英國公使館避難。唯德法二國公使在自己公使館內。

初七日上海電報云、今由芝罘發之電報曰。自初四日列國聯合軍向天津城之中國兵

進擊。又云據德國人所得之報云。山東鐵道公司理事消滅脫氏。於濰縣近傍某地被匪徒圍困。各歐人受宋慶之保護。經安邱向天津。於初三日退去云。又云山東內地雖擾亂。而靑嶋之德國租界尙全然安靜。又云據中國加捷脫所接之芝罘電報云、總稅務司英人赫德達天津書。謂英國公使館被圍甚急。請速來援云。又云據英人之報。謂英國公使館被大砲及猛烈小銃轟擊。又云、德國公使海靖男爵被總理衙門誘以有要件來會商。在途被亂銃所擊。身中四銃隕命。列國公使亦同被誘。但不出故幸免。又云有五百法國兵昨日由大沽上陸。一萬二千外國兵今在天津。三萬中國兵在北京以西。又云威海衛施發戒嚴之令。無論何人皆不准由威海衛上陸。又云山東巡撫袁世凱之兵。聞在膠州與德國兵相衝突。然此事眞否未定。尙俟確報。又云依最近之報。初一日以前。共計英、俄、德、法、美、意、奧、日、之海陸兵由大沽上陸者。總數既有一萬五千名。又北京天津大沽間之俄國兵。海陸共計約六千名。英國約三千名。又漢口通信云、五月十八日湖北省天門縣有暴徒二萬人蜂起。燒毀教堂。殺害牧師。又廿二日蕪湖暴徒起亂。燒民居七十間。即時鎭止。同日南昌附近暴徒忽起。殺害外人七八名。

芝罘電云、初四日天津城始被列國共同攻擊。又云北京中國兵圍繞英國公使館。以大砲相向。但未燃燒轟擊。又云芝罘尙平穩無事。又云中國兵將鐵橋破壞。天津大沽之間。不能交通。又云中國兵撤去白河之閘門。排疏其河水。使其水深不過四尺。故吃水三尺半以上之船舶。皆不能通航。又云目下在北京中國兵五千人。別有三千人向天津來襲。以後天津必有再續戰鬥。上海電云、據芝罘來電謂在北京之德國兵。將德公使之屍骸奪回。並趁勢將總理衙門燒了。又云浙江巡撫受端郡王之書。使其排斥外國人云。又云據由北京某君達濟南府之報云。有十五萬兵士及義和團匪徒。現圍繞兩國公使館襲擊。方吾出北京時。其公使館猶未失。又皇帝及西太后之近臣悉是義和團之黨人。又皇帝及西太后所住居之皇宮。其城門中祗有一處可出入。然每日間只開半日耳。又皇族中有愛仰義和團者。日在宮中設祭壇拜。芝罘電云、列國聯合軍於初三日午前七点鐘進擊天津城。至午後兩点鐘此城陷落。

初八日日本陸軍省公報云、德國公使被殺害。除英法德三國公使館之外。其餘已盡被燒毀。又云機器局昨日已被列國聯合兵占領。上海電報云、大沽天津間之鐵道再

被破壞。又云据山東濟南府初七日之報。言目下兵與賊所同協力圍繞之兩國公使館。勢雖危。幸尚未陷落。又云据加捷脫所得之芝罘電報。謂初四日朝七八點鐘時候。聯合軍已攻陷天津城。又云有德國巡洋艦結飛安(四千二百七噸)抵上海。告謂五月廿八日有三萬中國兵隊由北京發往天津。又同艦所告云。英公使館內之彈丸藥火。於五月廿八日已用盡。又云据加捷脫最近之報。謂徵諸由北京天津所至各消息。覺近日之事。比諸往日倍加危險。然其實事則目下未詳。又云北京發往天津之中國兵。目下已至落伐。又据加捷脫所接芝罘特報云。中國兵既由大沽街道築壘。約有數百碼地。(一碼二尺四寸)天津形勢甚危急云。又同報云。賒摩將軍方在家屋下坐。忽被流彈所傷。又云据北京初四日所發之報云。在北京之外國人等。專哀求助力。日渴望援兵之至。然久候不來。多以為絕望。故及後外人等自思。與其被人所辱。何如自死之為愈。因多有自持銃將妻子家孥殺斃。徐自伏刄死者云。又云在上海之德國人等。於德國商業會議所致電本國政府。謂今回之形勢。切莫輕視。求德國與他國多發遣軍隊往中國。又云初四日列國聯合隊占領天津市街時。見有中國兵士

死體六名。又其當日先登天津城者是日俄二國云。

疆臣會銜電奏稿

江鄂兩督。蘇皖鄂湘四撫。電奏速勦團匪。已紀諸本報。玆承友人以原稿見示。合再登報。以供衆覽。其稿云。各國洋電。皆以拳匪忘殺生衅。我不速勦。致動衆怒。日本電謂若肯勦匪。尙有轉機。京城危急。北望焦灼。查拳匪符咒惑人。傳敎煽亂。實不能避槍砲。嘉慶十三年。久經諭禁。若眞係直隸義民。何以陝西李來中爲首。是爲邪敎應勦一也。不遵詔旨解散。內外亂殺。華洋均受其害。且要挾欽使。請殺新城淶水兩知縣。目無法紀。是爲亂民應勦二也。旗書助淸滅洋。乃各省會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東至天津。西至河間。周圍千餘里。均被滋擾。勒派供糧。其中不盡敎民。亦濫遭焚燒。畿輔災旱。民不聊生。是爲土匪應勦三也。燬壞國家所設電線鐵路。値數百萬。阻詔奏。誤軍行。又焚燬京外洋房民房無算。是爲刦盜應勦四也。即不與各國開釁。亦應痛勦。況無故戕害洋人洋房。殺日本參贊。今海口已被佔奪。都城布滿洋兵。增兵增舶。且匪無械無紀。在東在直。皆不能敵官兵。近日在落伐被洋

兵擊斃無數。在交民巷又被洋兵擊斃。未見其能避槍砲。若謂烏合亂匪。能與大隊洋兵拒戰。斷無其事。仰懇皇太后 皇上聖斷。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見。勿信妄言。明降諭旨。力勦邪匪。嚴禁暴軍。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館。力言決無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鴻章來京。李到當與各國妥商辦法。聞美國在大沽並未開砲。宜先託美使調停。勸令停兵息戰。我方好專力勦匪。並請速發電旨。述皇太后 皇上之意。飭駐各國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參贊。優加撫恤。力任以後保護。明諭各省保護洋商教士。衆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關間不容髮。再過數日。大局決裂。悔無及矣。焦思悚皇。坤一等意見相同。謹合詞籲懇聖鑒。請代奏。因道路梗阻。分遞兩處。一呈總署。一呈榮中堂。均請代奏。以冀必有一路可到。并懇中堂示復。劉坤一張之洞鹿傳霖王之春于蔭霖兪廉三。

地球大事記

英杜戰爭彙紀

西六月九號倫敦電報云。杜國大統領苦魯厄魯氏告于本館通信員曰。今日之勢。國將喪失。然苟有男子五百人猶存生命。則斷不甘屈服于强敵。必依然建立政府。求完全之獨立也。此時我決不離出國境。盡力抗敵。期死爲已。今方始矣。○十號公報云、布鴉兵二千。擁大砲六門于魯的哇魯地方。（在克羅唔司達得之北）遮斷英軍之通路。英軍即從厄鋪達溫發兵。向孛倫華列達因以應援云云。○據孛拉將軍所報。連打司列克地方之布鴉軍。爲希魯多亞將軍所圍。已橫貫其兩側。首尾不應。不日當即可取之。○又云、連打司列克之布鴉兵。勢已窮蹙。欲暫降以解危急。向英軍申出投誠之意。孛拉將軍拒之。○孛拉將軍占踞要隘數處。布鴉軍在連打司列克者。勢難堅守。有名之天險。亦難恃矣。○十一號、孛拉將軍率兵隊進行八里。列陣于杜蘭斯哇、及柯連治國境之交通處。開砲轟擊。敵軍即時退却。○敵軍更于安所拉易前面。占踞丘陵。以爲防守之根據地。○十二號、羅元帥于十一號在密茲魯孛魯姑街道。鋪列得

里亞東方十五里。與敵將波達氏對陣攻擊。戰至日暮。其陣地之要害。全歸英軍所占。是夜即未移營他處。○美修耶將軍于列落司達河畔。占獲敵將的耶微德之陣營。敵兵倉皇驚散。○吉基列魯將軍、與美修耶將軍。奉羅元帥之命令。會合出師。向克羅唔司達地方進攻。○十三號、敵將波達氏扼險決死力拒。其後勢不能支。遂撤出陣地。向東退走。○美修耶將軍。今踞在列落司達。○打比西亞聯隊。于七號與敵接仗。隊中所損失者。凡戰死三十六名。傷百四名。○又十號十一號兩日間。英軍蒲茲拉將軍部下之損害。凡戰死二十六名。負傷者百二十六名。美修耶將軍部下戰死一名。負傷者十八名。○十五號、非洲西部軍勢之危急。據克馬西于四號所傳電報。該地兵士食糧已不充足。每日照常減給半分。彈藥亦將告匱。僅勉應防禦之需而已。而敵軍四面包集。勢益逼進。甚爲可危。○羅元帥報杜蘭斯哇之軍。于夜間退出密茲魯孛魯姑街道。盡棄要害陣地。向東方遁去。○前在那他魯地方孛拉將軍所率軍隊。現已合歸羅元帥本營。共相進守。○柯連治之北方哇厄魯司得羅地方。已歸順里茲魯頓大佐。○敵兵尙固守克羅唔司達得地方。進擊頗非易易。○美修耶將軍巡視列

落司鐵魯川一帶。現已歸本營。〇十六号羅元帥報英軍既奮力進擊之後。遂于鋪列得里亞之東十五里。築壘安營。該地之布鴉軍。多聞風潰散。〇十八號、柯連治北方之戰況。布鴉軍八百人有大砲三門。在茲安河攻擊。英軍落克司將軍。自克羅晤司達得出兵擊退之。

萬國博覽會開會演說

當今一千九百年。法國開萬國博覽會。去四月十四日。舉行開會典儀。大統領盧伯臨會演說曰。我法蘭西共和國者。爲世界工商諸業之發達。及人類智識進步起見。招集各國政府及人民。開此博覽之會。以供賞萬國人之耳目。一時盛典。萬國來賓。吾人功名之心。因之愈高。然亦非敢以是爲滿足之利益也。我國國民之間。同心合力。致此盛典。于二十世紀中。萬國平和。雖未必十分可期。然文明競爭。各求進步。此世紀中。總期竭盡心力。以求世界之公利可也。此會所列。皆于財政上占大利益。一切製造工作。種種新奇。實增國民之智識不少。惟願在座諸君。觀此等製作。益研究理學。使美術工藝。日有進步而已。

以人智而探物理。窮極天工。發前人所未發。增今人之智識。爲後來之模範。固誠爲世界一壯觀矣。然人之智識無限。如此高美淸奇之事。非可以數言盡之。然人之良心道德。皆同天然。以道德良心。而觀一切製作。則道德良心爲貴。如會中所列机器。必有大動力以主之。主人之動力者。即大衆團結之精神也。各國政府及人民。赴此盛會。其樂自不必言。然國民之間。工業通商諸事。雖非無競爭之心。而此等民者。對于此會。皆以求增加見識。長進學問爲目的可也。余與各國政府。協同商議。與此大典。各國派出人員有志之士。固欣歡以迎之。則此會之成。各國志士。亦與有力。又余迎接各工學之士。建築之人。及合各有名工藝家美術家。用其全力。成立此會。又勞力工人。日夜不息。以速成此壯觀。我固不能忘之也。諸君。此會之開。爲世界之平和。及人間之幸福起見。天下大觀。固不止此。然此亦不可輕視也。人人之間。須以親愛維持平和。且以新奇知識。高尙學問。開導衆人。啓滌來者。一洗人類之逆界。而進世界之親和。此余所日望于諸君者也。

、英國政黨更迭

目下英國之總選舉期。已將近矣。自由黨首領羅玆別里侯。率其同志。欲向現時內閣伸張靈敏之手腕。其舉動頗有把握。且風傳其與查唔巴列氏。有合同一致運動之說。按羅玆別里侯之所持者。係自由主義。即所謂小英國主義之支派也。查唔巴列氏之希望。則欲自躋總理大臣之秩位。若兩氏之合同果成。則將來總選推定之時。可決其有一塲激烈之競爭也。

俄國在波斯軍隊

近據俄國陸軍衙門新聞所載可薩克兵之事。曰初波斯之編成可薩克軍隊。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因國王被殺害而設者也。其後皇太子即位。而人民無反抗者。皆因此可薩克兵保護之故。當時可薩克兵五百名。及俄皇歷山第三世所贈寄之大砲四門。俄國士官都滿都威提大佐。為之指揮。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其人員三倍其數。現有士官二百名。可薩克兵一千五百名。其中有騎砲兵一部。有大砲八門。全倣仿俄國兵式。與他軍區別。俄之參謀大佐哥沙哥司克有為波斯國陸軍大將之資格。欲使此軍之權。歸之手已。每年支出經費。凡五十萬盧布。波斯國中各兵隊之費。有數年不得供給



者。此軍年年皆照常支出云。

南非兩共和國第一次講和駁議

南非共和國大統領古路結路。及柯連治自由國大統領斯泰因。於西曆三月初五日。連名發電于英國總理大臣沙士勃雷侯。請以罷戰修好。曰、干戈擾攘。何日窮期。今獎國願修好於大國。互訂條約。歸于和睦。但我兩共和國之獨立權。不使有一毫損減。是所願也。不然、不敢唯命云云。沙士勃雷侯以三月十一日由倫敦發電答之云。英國原以不認兩共和國獨立之故。以致棄玉帛而相見于干戈之間。今承顧問。無以爲對云云。並以是意示於上議院。獲大喝釆。兩共國見此覆電。知英國意必欲合併兩共和國。遂託駐畢力多利國各領事爲介。請歐洲列國干涉。獨有合衆國爲之向英國請和。然被英國以厚禮謝絕之外。其他各國政府皆拒兩共和國之請云。此乃本年之一大事也。

世界產銅之數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及一千八百九十九。兩年之中。參考各國產銅之數。有精于斯道

者馬頓氏。據其所查如左。

國名地名	一八九八年 噸	一八九九年 噸
亞節利 北非洲	五〇	……
亞爾然丁 南美洲	一二五	六五
澳大利亞洲	一八、〇〇〇	二〇、七五〇
匃牙利	一、五四〇	一、五〇五
波里威亞	二、〇五〇	二、五〇〇
加拿大	八、〇四〇	六、七三二
好望角	七、〇六〇	六、四九〇
智利 南美洲之西	二四、八五〇	二五、〇〇〇
德意志	二〇、〇八五	二三、〇六〇
英吉利	五五〇	五〇〇
意大利	三、四三五	三、〇〇〇

日本	二五、一七五	二七、二六〇
墨西哥	一五、六六八	一九、三三五
紐封德蘭德島 加拿大之東	二、一〇〇	二、七〇〇
挪威	三、六一五	三、六一〇
祕魯	三、〇四〇	五、一六五
俄羅斯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西班牙及葡萄牙	五三、二二五	五三、七二〇
瑞典	四八〇	五二〇
合衆國	二三九、二四一	二六五、一六六
共計	四三四、三二九	四七三、八一八

由是觀之。各國產銅之數。以美國爲最盛。眞世界第一之產銅國也。

記橫濱華商會議事

義和團事起。仇殺外人。北京大擾。外國旋紛紛調兵入京。攻奪大沽砲臺。屢與義和團開戰。中國大局。岌岌可危。旅居外國之華商。莫不顧念憂慮。橫濱商人。於五月二十六日大集中華會館會議。集者千有餘人。熱心之士。相繼演說。皆大畧謂今日中國至於危急。皆由團匪之與外人爲難。而團匪之縱橫。實由權奸之黨庇。而權奸之得志。總由　皇上之失權。故欲平團匪。靖內亂。以安外人。則非　皇上復行親政不可。諸國今日深恨北京政府之無禮。且憤怒權奸之助匪徒而絕外交。以至各國皆受其害也。莫不宣言謂中國已無政府。欲平此亂。非中國立新政府不可。由此觀之。各國之痛嫉奸賊。而欲請我　皇上復政可知。今各國兵艦雲集。且皆思我　皇上。我中國正當請其扶我　皇上復位。以平內亂而善外交。日本與我同洲同種。誼本至親。且我輩旅居日本。當合衆求其提倡公義。協商各國。復我　皇上。以保東亞太平之局云云。演說既畢。大衆歡呼踴躍。千喙一聲。鼓掌稱善。於是議定聯名。發電求請日本政

府。即夕簽名者千餘人。捐助資欵以爲電報各費者百數人。即以二十七日電達日本政府。且發電聯合神戶長崎諸埠華商均各電求日本政府。且以六月初一日合橫濱神戶長崎諸商聯名同上一書於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書電均已附錄前冊）翌日其地西報盛道其事。謂支那人能急國家之難。雖外洋商人亦能急公愛國如此。孰謂支那人無愛國心也。聞上海紳商及南洋星加坡諸埠亦均發電英京。求英政府聯合各國扶　上復辟云。我華人之忠君愛國。深明大義。誠不在東西諸國之下矣。諸國觀我邦之人心。念東亞之大局。當能實行此策。以慰我華人求請之誠乎。

術。又善用兵。豪邁英毅。明斷果決。故歐洲諸國之論阿梨者。皆稱道不置。法之摩魯提男曰。阿梨者生未開之國。定如麻之爭亂。化强悍之梟俗。開文明之隆運。四十年間以獨力當內治外交之任。立於百難麕集之間。而經營國家。具有豪膽。當可夐出乎拿破崙之上。又英國百科字典曰。方今埃及自憲法政治、而至海陸軍、租稅法、海關、開懇、製造、諸學悉讃罕麥德阿梨之所計畫。雖其中非無不得其宜之處。然皆熱心於鞏固國家之基礎。增進人民之幸福者也。其改新革舊諸事業。不遑枚舉。而其能變衰廢爲隆盛。其功績之偉。識見之大。志氣之高。才略智謀之兼備。亦可概見。近世英雄。豈易倫比哉。又澳之政治家王須天伯者。最深知讃罕麥德阿梨者也。其言曰。阿梨者懷卓落曠世之奇材。其名之所以不見重於歐洲諸國者。實國勢使然。蓋以歐人之小器。度彼之大量。小器豈能知大量者哉。阿梨之大名。雖未轟於五洲。至其高勳偉績。求之耶蘇教國中。殆所稀覯。比之彼得大帝之於俄國。風烈鐵騎大王之於普國。當未易較其優劣之如何也。故埃及人民頌其宏業。如北美合衆國民之尊稱華盛頓。歸國父之名。傳千歲之下。巍巍烜烜。與三角塔之壯觀。留芳名於天地也。抑自專自大。不肯他求者。東方政治家之常態也。而阿梨豁達大度。務取歐洲文明。汲汲採用。

古來東方之明君。曾所未覩。雖阿梨之私行與政略。毀譽愛憎。各異其說。然其宵衣旰食。勵精圖治之事。實未聞一人之異議。眞可謂不世出之英雄哉。

謨罕麥德阿梨者。一千七百六十九年。生於希臘亞流馬似海濱之一小市。市名加馬利。幼喪父母。養於市長之家。稍長勇武絕倫。從軍有功。市長知其材之可用。妻以女。生七男三女。長曰威武剌飛夢。次曰東山。次曰威斯明流。次曰濟度。謨罕麥德阿梨者。累遷而爲小隊長。然世平時靜。無以伸其材。販賣煙草。以助生計。悠悠而至三十三歲。至此時有法國革命之亂。是英雄建大業之好機會也。昔拿破崙以步騎席卷歐洲之大陸。因英名將寧流孫之艨艟。恐不能勝。遂出奇策。欲攻略埃及。以遮斷印度之通路。率兵征埃及。占據之。土耳其盡力抵拒。連戰連敗。卒不可支。徵兵於埃及希臘之諸地。謨罕麥德阿梨亦應募。與兵士三百人赴於埃及。無幾擧爲一隊之將。與法之勁兵戰。習其兵術。又見其兵器之銳利。心決採用之。其後法兵退埃及。英人亦擧埃及之國政。還於土耳其。其使大修內治。改易政策。土帝乘機欲除慓悍桀驁不可駕馭面勞苦之土豪。窃命海軍大將保仙會土豪數十人於亞武邱港之船中。置酒張宴。伺其酣。遽起擊之。土豪雖勇猛。事出不意。無可如何。唯殊死奮鬭。幸投海中。

登於英艦。得免死者不過數人。英將見之大怒。嚴責土廷以殘虐背約之罪。土廷不得已還死傷者於英人。且謝其罪。事平而面勞苦土人與土耳其將士軋轢尤甚。此正阿梨建大業之時機已到也。自拿破崙遠征軍敗後。英國於埃及之權。猶感慨面勞苦人之暴橫益甚。竊命領事末宗勵節夫訪足以禦敵之人。即得謨罕麥德阿梨。時阿梨進爲少將。率亞流馬似之兵一千駐於埃及。是時土廷命高須老爲埃及太守。面勞苦人抗不奉命。率一萬四千兵征之。却大敗。後數旬阿梨部下之阿流馬似兵憤久不給糧。迫其士官促即給發。士官亦以此情形迫埃及太守。太守大怒。以爲兵士之迫刧。實士官所煽動。將爲叛逆。竊於宮殿懸巨砲射擊。强迫給俸之兵營。兵士亦大怒。交戰數日。勝負不決。翌朝太守又增兵伐叛兵。不利而退。叛兵乘勢進奪外郊。亂擊宮殿。太守知其不可敵。翌日携妻子從旗下之親軍下川而遁走。

土廷更使他平俟任埃及太守。他平俟當政務僅二十三日。又蹈前太守之覆轍。不給糧於兵士。因被暗殺。於是埃及全爲無政府之國矣。土耳其亞流馬似土豪之三軍。對峙於城中。各相殘戮。焚燒街市。破壞宮殿。亞流馬似軍之主將謨罕麥德阿梨者。以爲如此紛擾。禍亂

無所底止。遂欲收攬人心以圖大事。或離間土耳其兵與土豪。或於土豪之將士試其反間。使互相猜忌。或通好於土豪。或約民以輕租稅。以收人望。且以孤軍必不能與土軍及土豪相抗。先與土豪同盟相合而攻土軍。圍海樓府。悉降其守兵。既聞高須老得土之援軍。勢漸振。力進攻擊。復破之。凱旋於海樓府。及希臘之役起。高須老將土軍欲報舊怨。屢凌辱埃及之將士。故釀成他日土埃之戰爭一大原因也。未幾土之亞利侯來攻。又擊破之。繼亞利侯中彈而斃。於是國內始稍得平靜。然面勞苦土豪之首領伊留平出求援於英國。及歸。恃英國之勢威。欲攬大權。與同族之於斯曼威流馬似爭面勞苦人。遂分裂爲二派。此所爲釀國內之紛擾。速自滅之氣運者也。

禍亂既久。海樓府人民不能安堵。因父老相議。欲推謨罕麥德阿梨使攝國政。即使總理告於謨罕麥德阿梨曰。我人民苦土廷之苛政。背叛之形已成。然不能戴土耳其之太守。欲別選良主以托國政。阿梨曰。然則將欲誰戴乎。總理曰。伏察殿下之爲人。剛直公明。能撥亂反正。眞不易得之明主也。願從上天之意。則祖宗之法。即王位以救人民塗炭之苦。阿梨默然猶豫不肯從。衆再三請之。阿梨蹶起而答曰。汝等既以赤心置人之腹中。予豈與汝等不

與共生死存亡哉。即出兵以禦敵。時士耳其新以苦留衆奴侯爲埃及太守。鎭定禍亂。苦留衆奴聞阿梨出兵。直絕其糧道。奪其輜重。築重圍而攻海樓府。土豪中有怨阿梨者。亦崛起於諸方而攻海樓。阿梨內無精兵。外多强敵。惟人民戴己。如救世主。晝則劃計策而號令諸軍。夜則巡邏而備襲擊。不旬日而變攻守之形。襲苦留衆奴侯而圍之。苦留衆奴乃懸巨砲於高處。俯擊城中甚劇。土豪亦自外面相應。砲擊城市。相持六晝夜。外則危亡逼迫。內則糧餉困乏。凡百困難。蝟集於阿梨之一身。況敵之援軍日益加增。而城兵則日益傷死。硝煙如霧。飛彈如雨。血戰七晝夜。殆有不可支之勢。忽有飛報云土廷之大使來於歷山港。人皆擧手加額曰。必是停戰爭之詔命也。果土廷新封謨罕麥德爲埃及太守。復令苦留衆奴侯退歷山港。於是漸結和平之局。然苦留衆奴者怒奪其職。怏怏歸國。而苦流衆奴侯之遺恨。終世不能解。亦爲後日土埃戰爭之一原因也。

謨罕麥德阿梨。雖受埃及太守之命。然市外猶有與苦留衆奴侯曾結同盟。威力强大之土豪。不肯用命。且金庫空虛。糧食缺乏。兵士之求賞者嗷嗷而訴不平。然既不能使土豪驟悛其心。又不能使市民擲生命捨財產出金穀以爲援助。此數事者實比爭戰時更加一層困

難也。蓋欲排除非常之困難。必以非常之膽畧。行非常之決斷。此阿梨之不得已而用不取彼首則失我元之秘謀也。

阿梨以爲不一掃土豪之酋長。既不能救今日之急。且不能防後日之禍。因用陰謀。使麾下之一將。告於土豪曰。僕等久憤謨罕麥德阿梨之專横暴戾。幸某日是尼羅河決堤之祭日。（埃及之租稅。古來以水量之溢涸。定其增減。水量達於二十尺以上者。即爲大豐之兆。故水溢酬神。爲一國最大之祭禮。是日海樓府知事。率其僚屬親臨行禮。）僕等率一隊之兵。臨場行禮。足下等以佯觀盛儀而來。出其不意。掠奪市府。僕等相應蜂起。擒其太守。是非唾手而得功名者哉。土豪等不知陷其術中。皆相慶曰。天與不取。必受其殃。直許之。謨罕麥德阿梨聞之笑曰。彼自送死。大事定矣。乃令於其前夜。疏決堰堤。而土豪等不知之也。明早土豪等群集鼓噪。稱祝大祭。直入大街。市民歡迎之。土豪等揚揚得意。以爲謨罕麥德阿梨之首。既落我手。無所遁逃。及入城門。見一隊之精兵。遮其前面。彈丸如雨。土豪等始覺陷其奸謀。狼狽周章。奔於後門。後門先已鎖閉。伏兵又從左右發銃。要諸途中。前後受敵。路險難逃。伏尸無數。得生還者不過數人。其巨魁曾從拿破崙遠征。留於此土。其中佛蘭西人及

未完

推卻。便留下兒子。與巴比陀等垂淚訣別。自赴邏卒總長的衙門去了。巴比陀等到了這時。心內自嘆道。在阿善流離奔走辛苦三年。纔得逢一点小机會。進入國都。誰料皇天不相佑。竟使區生二人被捉。把密計敗露出來。嗚呼。三年來苦心苦淚都成一夢了。這時他們竟不能想出計策。只等捕卒到來。便下手自殺。所以各人都把隨身兵器抽出。伺候。把耳聽着外面動靜。足足聽了一二個時辰。外面鞋聲響響的來了。直進內室。巴比陀等大驚。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加倫。忙問道。到底是甚麼事情。加倫道。沒有別事。是捉着你們的第三組人了。巴比陀等只聽得這一句。早驚得面如土色了。加倫再接着往下說道。在他二人身上。搜出一張字条。是寫着我的姓名住址。所以直疑出我身上來。直來叫我。幸喜我與區生二君。素來不大識面。便把這個道理來強辨。又他不能再找出個我與區生二君通情的証據。所以不大十分窮究。放我回來。說待明天稟上政府。再行查究。這個怕甚麼。只要瞞過了今天。便好了。巴比陀等聽到這裏。方纔放下那搖搖的心神。再安心等了許久。交薄暮時分。直進比留利家裏來。

且說主謀的比留利家裏。到了這天。却忙個不了。及至午後。那亞留知等七人。方纔穿

着禮服。帶了許多衛士。攜長槍。拿弓矢。前呼後擁。慢慢的到來。比留利笑容可掬。好好的接着。即請入客廳坐下。所帶的幾百名衛士。便一齊排列階下。總與奸黨等寸步不離。日暮。主人比留利進佳肴陳美酒。請奸黨等照着官爵高下。以次坐了席。自己在主席相陪。獻諛詞道。諸公威德遍于全國。百姓悅服。今晚旣待某不薄。惠然光降。是必痛飲一宵。奸黨等齊聲應道。謹依命。比留利眞個十分殷勤的勸酒。十分恭敬的說話。奸黨也大喜。十分高興的暢飲。一連飲到二更時分。奸黨等都帶醉意了。比律布催道。君所說的美人。可眞令我們一拜見否。比留利恰待回答。只見外面傳進一人。自阿善亞留智家遣發來的。要見亞留知呈上一封書信。幷說道。我主人說是極緊要的書信。所以叫我連夜送來的。亞留知便自上座把書信接過來看官你道這是甚麼書信呢。這個便是亞留智的密報。把各志士的計策。報與亞留知。救他的死命的。這送信人恰好跑到他家裏。他早進了比留利家。所以直跑到這裏。親遞給他。誰料他罪惡貫盈。應該敗事。接了這封書。不耐煩拆看。說道。甚麼緊急事情。明日再看不遲。便把來揣在懷裏。看也不看。叫那送信人回去。只催美人早些出來。比留利方纔說道。美人生長深閨。不慣見兵仗。所以不敢出來。橫豎在我家裏。沒有甚麼意外的變故。

請把衛兵遣散回去。席散時再來迎接。如何。奸黨等依允了。對那些衞兵道。你們只留二十餘人在這裏。餘都暫且回去。席散時來接。便是。那些衞兵答應。自回去了。比留利又叫自已家內的人。邀那二十餘人。向別處飲酒取樂。那二十餘人也去。只剩得七個奸黨并自已了。便自內室引出十餘美人來。奸黨遠遠地望見。恰似惱風楊柳。帶雨芙蓉。把布蒙着面。娜娜婷婷。緩步近前來。比留利更向客說道。在前的是美人。後不過幾個侍女。因爲不慣見客。況遇貴人。未免有些怕羞。所以把布蒙着面。恕罪恕罪。奸黨含笑道。那有甚麽。正說間。那些美人已早近席前了。把那蒙面的布除開。却那里是婦人。是十二名英雄。即巴比陀及加倫等。這時巴勢二人當先。正到方栁知久理知兩人面前。巴比陀除開布。拔出劍。把方栁知一刀斫倒在地下。勢應本也把久理知斫倒。在後的都奮勇前進。奸黨等瞥然看見。大喫一驚。死到臨頭。不得不竭力自保。各拔出隨身的短劍。前來抵敵。奸黨雖然勇猛。却在沉醉之下。那里敵得各志士猛虎怒獅一般的死力。便有比律布被加倫多莫俱所捉。亥苦列納多善被遏禮仁圭皮度所捉。亞留知素來勇猛。獨揮起短劍。左衝右突。所向無敵。忽遇着大力無雙的瑪留方纔收服。嘉武利知死命抵敵。起初波重吳兒陀和他格鬬。不能取勝。反帶了傷。後

來用四人之力。方纔捉住各志士。一霎時殺了三人。捉了四人。便把所捉的。閉在一間密室內。又叫人監住那二十餘人。不許一人走漏。即刻自比留利家出來。到大街上。早有四方善率看數十人。在那里等候。看見他們出來。知事情已做得成就。大喜。便分爲兩組。巴比陀圭皮度等。率着二十餘人。赴令溫知家來。還有一個皮貞也算奸黨裏一個首領。斬草不得不除根。便叫瑪留加倫等。也率着二十餘人。赴他家裏去。

且先說巴比陀等。走到令溫知家門首。因爲夜深門已閉了。巴比陀叫一人在門外大喊道。快開門。快開門。亞留知有急事。特遣我來相報。裏頭守門的聽見。疾忙開了門。各志士趁勢。一湧而入。圭皮度平日在這家裏出入過。知道門徑。便仗着劍。率着各志士。當先殺進來。大叫拿賊拿賊。令溫知這時還沒睡。聽得外面吵鬧。知是有變。疾忙提着隨身兵器。出外來。正遇着圭皮度。罵道。原來是你們。從那裏來的。便一劍斫來。圭皮度仗劍相迎。不過一二合。圭皮度雖然高強。那里敵得令溫知。被他一劍斫中左肩。不能戰鬪。倒在地下。第二的便是巴比陀。正迎着令溫知斫倒圭皮度。仗着劍大踏步出外來。巴比陀大喝道。奸賊往那裏走。提起劍來。一劍斫去。令溫知用劍迎住。這時正在一個小小迴廊內。兩邊是壁。中間不過數尺

寬。僅能容兩人戰鬬。餘在後的光眼望着。不能相助。只喊吶兩聲而已。巴比陀令溫知一個正黨的首領。一個奸黨的頭目。鬥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在後的看了這個光景。十分着急。正在無法可想。忽聽得巴比陀大叫一聲。令溫知腦上早着了一劍。大喜。一齊放出歡聲來。看令溫知時。早已喪了命了。便安慰他家裏其餘的人道。我們只除了令溫知一人。你們無罪。并不相犯。救起圭皮度。一齊轉身出門。瑪留等早活捉着皮貞來了。原來瑪留加倫等跑到皮貞家門首。也說是某人有急事。哄開了門。大喊拿賊。皮貞素來柔懦。看見各志士進來。早嚇得措手無法。只得攀瓦上屋。想走。不料瑪留早已趕到。大叫聲不要走。把他自屋上活捉下來。也安慰了家人。到街上與巴比陀等相會。合為一路。共五十餘人。齊打破牢獄。救出被奸黨含冤的人民。便率領着再打破小武庫。拿了些兵器。一齊赴都城內各會堂來。正是

下死功夫。用疾手段。以濟人民。以成大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都民夜半驚警鐘 賢士廟前定部署

卻說各志士刧了武庫後。即有巴比陀加倫比留利等十餘人。赴中央大會堂來。其餘都五

六個人合爲一組。赴各處小會堂來。原來齊武都城市內。分爲十區。除中央大會堂外。每區還設着個小會堂。每會堂設着座警鐘。萬一有事變出來。即由行政官遣人連撞各處警鐘。各區內人民聽得。即由前輩長老。率着壯年子弟。各帶些兵器。齊集各處會堂。以備不虞。這是齊武國歷年的憲法。當下志士等走到各處會堂。直入警鐘樓。這樓上原有許多人守把。不容易上得來的。只因這些志士是想回復民政。極得人心的主義。所以走到警鐘樓上。把來意對守兵說了。那守兵還有誰不喜悅的。便替他們把警鐘儘力的撞起來。這時連中央大會堂及小會堂。共有十一處的警鐘。一齊撞起。豈不驚天撼地。只是已交夜半時分。人民都在睡夢中。怎能驚得醒來。這班志士撞了許久。仍舊靜悄悄的。不見有一個人跑出來。衆人好生着急。正在沒法可施。幸喜西方善倒有些鈍智。便想出個計策來。恰好這時候隔一個大祭日不遠。舊來的例。到了這祭日。那些吹喇叭的。都齊集都城。競吹喇叭。比較高下。那吹得好的。由政府裏奬賞。所以每年到了這個時候。有許多吹喇叭的人。在旅店內居住。西方善便給些錢物。把他們叫他們分走各街上。把喇叭大吹起來。喇吹聲。警鐘聲。一齊送入人民的耳裏。自睡夢中驚醒。知道國家有甚麼事變。雖然怨恨政府已極。却是國家出了

事變。不得不捨却私恨。去奉公事。便各帶着兵器。赴會堂來。始知撞警鐘呼召國民的。不是平日所怨恨的政府。是三年前被難外出的一夥民政黨。一時看見。不覺喜歡。又不覺淚下。原來他們素來在自由政治下生長的。忽然遭着奸黨。把一切民政。全行廢絕。立個專制政府。誰不怨他們入了骨髓。無奈民政黨都赶出外國。斯波多的戍兵。鎮守城中。所以受壓制受了三年。竟不能逢個機會。回復民政。他們眞是苦極。忽然看見各志士除了奸黨。在會堂上。出現。所以歡喜之餘。還流下淚來了。

且說巴比陀等十餘人。到中央大會堂。撞起警鐘。早驚動了全都的人民。漸集漸多。一霎時來了千餘人。巴比陀便對各人民演說今晚斬除奸黨的瑣末。及回復民政的意見。幷自謝不請命人民。擅自捕殺奸黨的罪過。又請暫編各壯年子弟爲兵。把來防備戍兵攻擊。巴比陀一面說。人民一面歡聲雷動。拍手喝采。賞贊各志士的功勞。會堂下混做一堆了。正嘈雜間。只見近外面的人。更大放歡聲道。威波能君到了。威波能君到了。各人民各志士聽得。大喫一驚。這自那里來的麼。却威波能果然到了。率着二十餘人。自會外穆穆然直進會堂來。看官聽說。這威波能怎麽來了呢。難道是神仙變化不成。原來威波能走到法須斯後。接得巴

比陀的一封書信。知道他們要行奇計。便寫封信前來勸阻。巴比陀不依。決意行去。便又寫封信。叫禮溫送到法須斯。威波能接着看了。想道。他們竟不聽我的話麽。在阿善推了三年。熱心越發收拾不住。也難怪他們這們輕擧妄動。只是我雖說不願與聞。難道便眞個任他們孤力行事。不去相助麽。這還可以麽。便與在法須斯的志士商量。集了二十餘人。統率着。悄悄的進了國境。因爲奸黨可注意的。只有阿善那一邊。這北邊不太留神防備。所以一路無人查究。暗暗地到都城旁邊一個山裏埋伏下。這天十一日。即買通個村夫。叫他到比留利家探聽消息。果說有當國的行政官。在他家裏飲酒。知道他們的事。或者可以做得成。便與那二十餘人。進了都城。恰聽得警鐘連天的響。知在會堂有事。便赴中央大會堂來。正値巴比陀把那編壯年爲兵的議論說完。那些壯年都踴躍從命。忽見威波能從天上來。那自國變的日起。便兩相離別。至今方纔會面的情誼。也一時記不起。只覺得今晚會堂上得他來此。不知要增多少勢力。說道。誰想你今晚在這裏出現麽。恰好。便請你任這編成兵隊防備戍兵的事。那些前輩長老也道。正該請威君當這責任。那漸集漸多的壯年。已有一千五百人人的光景。也齊聲道。我們都願服威君的節制。威波能答應聲可以。便率着那一千五

未完下期續印

春夜寄懷

籠燈深巷逐螢飛依樣胡盧畫諾歸杜宇金門滿啼血殷紅和淚點朝衣

龍鍾雙袖退朝餘蠟炬光寒照寫書天曙飛鴻將去也燕雲嶺樹兩茫如

答某公書并示此詩即用某公原韵

一夢京華卅載餘寒門喜得故人書欲言强作癡鸚鵡食粟人猶鳥不如

燕子棲棲滿苑飛悲啼原爲主人歸簾垂惆悵花磚影香裊御爐空慝衣

此四絕京師某某二公寄某彊吏者也寄稿錄登其言悲憤其志亦可哀矣

夜宿環翠樓　心太平室主人

十里夕陽明登臨傍晚晴湖山擁雲氣風雨雜泉聲檐花開自落水禽時一鳴沾衣涼露重

還待月華生

樹影低依屋山光平入樓溪聲撼亂石涼夢怯新秋翠滴衣微濕天空月倒流中原正多事

容我臥滄洲

同　乾坤一腐儒

萬籟忽俱寂悠然渾太空樹深時露月涼重不關風樓閣雲霞表江湖魂夢中武陵今在否
回首軟塵紅

夜泊環翠樓坐禪書所見　行脚僧

生死有無裡飮食男女間遊觀心頓豁情想界偏難溪澗流何急山深石自間劃然一長嘯
空虛四大還

環翠樓晚望　重田友介

久濶靑山色相逢環翠中忘情無一語溪水自淙淙

由塔澤登蘆之湯　心太平室主人

踏遍蓬山路登臨此獨奇振衣雲滿袖排闥岫當眉山迥日沈晩樓深月到遲會心應不遠
摩詰畫中詩

同　乾坤一腐儒

地僻行人少途迂老馬迷嵐光界上下雨氣劃東西巖壑層松偃鷓鴣深竹啼會當凌絕頂
俯瞰萬山低